



書經集注

書卷之八

周書

召誥

多士

君奭

洛誥

無逸

蔡仲之命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49
8



117
149
8



書經集註卷之八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我南望二水山北望嶽都太行山下顧
 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
 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違之於王其書拳拳
 於歷年之久近反復腹音乎夏商之廢興究其

歸則以誠音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占之大臣其為聲去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上移爾反下力止反而來也肅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後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

乃杜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一牛一羊一豕杜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

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天，誥咎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

已定欲器居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
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
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
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

侍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
憂於是歎息言皇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
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
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並去用捨不違乎天與天
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
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
一矣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厥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
 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
 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
 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而
 天性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

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
 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
 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
 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冲之。主於老成之臣。无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

是先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畧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巖險

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其作大邑。

其有時配皇天。祀于土中。其有時中。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

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影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

言洛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

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法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即墜

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言其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政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道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主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

勤恤之實受天末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求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二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去告下史氏錄之以為
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
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
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稽
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
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
冲予予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
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
難之辭也併來以下成王錫命慈殷命寧之

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
周公居洛歲月又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
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
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
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
營成周周公得下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
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
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紂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
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
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首惟二月
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
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
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
度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
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
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上聲。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伴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伴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謏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
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
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
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
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
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音格上下告成
事也兩賜時若太後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
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
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抑不知

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音齊一心對越天地達
此精明之德放音上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音農顯音若若收其放而合其
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
首務也

予齊百工倕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
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
以待成王自
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太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太丞而勤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日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

王室益圖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不ニ太ニ視ニ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ニ公ニ則百士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士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音備下也。上文百工之視微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少。狗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雖啖啖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不可得而撲滅。夫言論功行賞。狗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評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

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玉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

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復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

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借侮墮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

汝乃是不履乃時惟不來哉篤叙乃正父

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彞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志叙者先後之不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

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

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

俯不作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怠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以迎洽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扶音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
以定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
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
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
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
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
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
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
視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
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
亂為四輔則命周
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
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
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
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夫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
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
世享公之德也 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

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
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
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
惟王有成績

典與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

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俾來比必殷乃命寧享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誌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將音二。米和氣所生也。鬯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音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敷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

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音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

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
遇自惟深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
考也。

王俘殷乃承叙萬年其求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
求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
洛然且謂王俘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
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
召誥未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
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
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室
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更
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更逸為祝冊以告

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生是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

四方之遠鑒于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木邑于茲洛予惟四方固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十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伋來茲殷又曰王伋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廟

倉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平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後遠之難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又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與公治

書經卷之八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昊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昊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祐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

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

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忒於取之也呼多士詰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

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問於祭第祭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祭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祭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太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旬四方。

旬治也伊尹稱湯旁求後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後民分布遠邇旬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及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

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
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
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
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
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罔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其戡。豈定剪除。告其勅正。

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王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其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
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矣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
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
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
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命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
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
在商主之庭有服刻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
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

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
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
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人之命今
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

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
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
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
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
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菴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
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
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
氏曰來自菴捕晉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
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彼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
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

文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
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
生釋之於文義以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營不

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
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
徙不有爾土而已哉
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為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

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主之親也；舉王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

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之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求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烏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動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持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從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悔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末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

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

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童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童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纖小之人也作其即

位亦不見太甲復政念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盡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天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文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
 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
 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
 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去聲夭此篇專以

享年永不求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
 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
 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
 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
 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微采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微懿皆美也昃日昃徒結也采謂之微則非采懦

之采恭謂之懿則非足子遇恭之恭文王有采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音與賚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止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
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止之供於常貢止數之
外無橫歛並去聲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
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
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
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

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
國有歷年之求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止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徃嗣
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止賦之
供上文言遊由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
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詩經卷之八 四十一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

無與每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
曰今日始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嘗然下
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
行胡孟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
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

凶有吉歸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諂張為幻。

胥相訓誡惠順諂誑反古况張設也變名易實以眩
眩音觀者曰幻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
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
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
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
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與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

無或敢誑誑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與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後

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慷慨言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武王茲四人迪哲。

迪猶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

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及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心愆，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

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來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

縛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為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

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詰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此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歎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若夫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

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智。其基業長信於休
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智。其終果
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魯。周公而作此其言
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
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乎上帝命

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嘆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
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
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心前日之言。翻然求
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
遏絕佚陸。文武光顯。可
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隊去命弗克經歷嗣

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夫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公予小子曰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

也言在公我小子曰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主德延夫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皮言天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君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其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

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
湯時臣扈大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
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其盤見說命
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匹休於前
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
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
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
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
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
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
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與巫賢其盤而無

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主。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固丕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

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兼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入其宮。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集天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秦南宮督氏，天且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爰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邦以脩無逸。」

言用成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敷教文王，茂德降于

國人。

茂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言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越見員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
去迪彛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
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昭履至到實
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
敷救反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員不

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
人庶幾平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
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
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
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
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
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音五臣之列蓋一時

書經卷八

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呈於留召公而非欲爲
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暨其

濟小子曰未在位誕無我責汝罔勗不及

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小子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

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
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
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
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
者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
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
鳴鳳在郊卷藉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
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書經集注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嘆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
然迹其積累音締及討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
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
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華耳燥
濕欲其調齊才諳樂錯勞紛結欲其解紓音黠闇
暗汚烏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亮與夫音愚
失乾音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

大變破斧缺斨音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
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
且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
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
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夫
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又大
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
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浚明勗偶王在宣彙茲大命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乂保釐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謂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丕之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茲言曰在時二人大休滋至惟時一人

弗其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

不時ナレトキ

戡勝音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太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又扶

及汝禁人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カウツカ

周公役反扶又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休成厥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於後可也周都西土本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

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夏之善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音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夏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入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烝祗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嘆自謂召公踐歷諳焉含練之又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遠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節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

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二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得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哉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

於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也。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

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蹇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音梁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

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
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

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矣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書經集注 卷八 六十一

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聲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

惟患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觀汝四鄰之國蕃屏胥王家和睦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罔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詩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並去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曰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音詹輕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暨兗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書經集註卷之八終

書經集註

卷八

六十一

寛文三^{癸卯}年正月吉辰

鳥丸通下立賣下町

野田庄右衛門板行

